

儀禮正義

冊三

卷之三

三

儀禮正義五

南菁書院

江寧楊大培雅輪補

鄉飲酒禮第四

鄭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於五禮屬嘉禮大戴

此乃第十小戴及

別錄此皆第四疏正義曰釋文獻上有將字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

與之飲酒者孔氏穎達禮記正義曰鄭云鄉飲酒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

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鄉飲酒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所以然者天子六鄉諸侯三鄉各有鄉大夫而

鄉有鄉學取致仕在鄉之中大夫為父師致仕之士為少師在於學中名為鄉先生教於鄉中之人謂鄉學每年入學三年業成必

升於君若天子之鄉則升學士於天子諸侯之鄉則升學士於諸侯凡升之必用正月將升用之先為飲酒之禮鄉大夫與鄉先生

謀士擇學士最賢者使為賓次者為介又次者為衆賓皆鄉大夫為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故周禮鄉大夫職曰三年則大比考

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若州一年再飲者是春秋習射因而飲之以州長為主

人也若黨一年一飲者是歲十二月國於大蜡祭而黨中於學飲酒子貢觀蜡是也亦黨正為主張氏爾岐云鄉飲有四此篇所

載賓賢之禮常以正月行之將射而飲於春秋行之黨正正齒位於季冬蜡祭鄉大夫飲國中賢者則無常時盛氏世佐云此篇所

陳乃侯國鄉大夫賓賢之禮他如黨正正齒位州長春秋習射及鄉大夫飲國中賢者雖亦名鄉飲酒而其禮固不能無異也自呂

氏大臨謂鄉人凡有聚會皆當行此禮恐不止四事論語載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亦指鄉人而言之其說見采於通解而後儒宗之遂以爲鄉人聚會飲酒之通禮矣然論語所載有尚齒之意謂與黨正飲酒法相似則可援以證此則不可且其所謂鄉人者鄉之人耳與鄉飲酒義鄉人土君子之鄉人注以爲鄉大夫者亦別褚氏寅亮云此禮雖主與賢能選有德者爲賓介三賓而餘皆齒序若有遵者則席在賓東而不與鄉人齒是選賢之中仍寓尚齒貴貴之義州長習射有賓無介若有遵則以公士爲賓自賓而外皆以齒序雖曰習射尚功而兼貴貴尚齒猶鄉飲也其黨正飲酒則專爲正齒位而行禮故豆之多寡與年遞增而五十以下俱立侍于堂下然考周官黨正之文曰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則尚齒之中仍存貴貴之義焉案天子三命以下皆士故如此分別若侯國則自一命以上皆位列大夫卽不以齒序爲少異耳以上三禮皆行之於在官者也至賈疏謂鄉大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禮此卽論語所云鄉人飲酒也竊意此禮雖曰飲賢然不過在坐皆賢者耳其賓介等必以年之先後次第爲之若以德則近於標榜矣若以貴又非尊賢之義矣玩杖者出斯出矣之文不云賓而云杖者蓋賓卽杖者年之最高者故卽以杖者名賓也賓出而其餘杖者俱出矣故孔子亦隨之而出矣若尚德不尚年年少者旣爲賓杖者安得不俟而先出乎明乎此則知此禮必兼年高有德者爲之矣或謂此禮不立賓介夫不立賓則獻酢酬之事俱不可行矣故燕義曰立賓主飲酒之義也見凡飲酒必立賓也其或有賓無介如州長習射之儀亦未可定但賓必兼年德耳說論語者往往以鄉大夫賓賢黨正正齒位之禮汨之故詳辨焉方氏苞云將興賢能其德之蓄行之恆藝之習惟鄉先生教之久知之深故就而謀焉若州長習射黨正正齒位則賓之爵

齒德久著於衆無待於謀注謂鄉大夫與賢能不可易也習射正齒位乃平時所以教士故可遵其禮教繼公乃謂此士與其同鄉大夫會飲于鄉學之禮誤矣三者皆國政故有司掌之若士大夫會飲無爲著於國典亦不宜行於鄉學賈疏謂鄉飲酒義乃黨正正齒位之法不知通篇皆正解鄉大夫與賢能習射正齒位有賓而無介也中閒覆舉鄉飲酒之禮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特約略黨正之正齒位以附之耳經義聞斯錄曰鄭氏三禮目錄於鄉飲酒禮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於鄉飲酒義云記鄉大夫飲賓于庠序之禮尊賢養老之義是禮專屬賓賢能而義統釋四事爲異矣或曰戴記冠義以下數篇先儒以爲禮經之傳經不具者傳詳之孔氏亦云此鄉飲酒之義說儀禮鄉飲酒也似不當分而爲二且鄭氏以此篇傳屬賓賢能者因鄉飲酒義有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諸文而此篇無正齒位事耳但篇內云主人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拜升拜受者二人注云長其老者命弟子俟徹俎注云弟子賓之少者記又云衆賓之長一人辭洗立者者東面北上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是未嘗不論齒且明言有立者矣孟子曰鄉黨莫如齒王制曰習鄉尚齒鄉人飲酒無不以齒爲主儀禮之禮戴記之義互相證明也曰州長習射飲酒有賓而無介有合樂而無升歌笙樂閒歌豈與鄉飲酒之禮一一符合乎黨正蜡祭飲酒之禮雖亡亦未必絕無異同可知至鄉大夫飲國中賢者僅見于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注中他無可考卽有此事亦未必盡用鄉大夫之禮也鄭氏以禮爲賓賢能義爲統釋四事必本經師舊說確不可易矣曰然則呂氏謂鄉人會聚飲酒皆行此禮其說非歟曰周禮族師春秋祭酺注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疏云州長黨正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爲之

今此族卑不得官物爲禮可見此禮止于州黨族尚不用況其餘乎云於五禮屬嘉禮者盛氏世佐云鄉飲酒義孔疏云案鄭目錄云此於別錄屬吉事陸氏釋文亦引鄭云別錄屬吉禮則以此爲吉禮之說蓋出於劉向而鄭君見之於禮記目錄不始於孔氏也又案禮記冠昏鄉飲酒燕聘諸義孔疏引鄭目錄皆云別錄屬吉事惟鄉飲酒射二義釋文引鄭云別錄屬吉禮釋文禮字蓋事字之誤鄭注儀禮於冠昏鄉飲酒射燕云嘉而聘云賓者以周官五禮言之也若以事言之則吉者對凶之辭嘉也賓也皆可以言吉也此鄭於禮記目錄所以復存劉說歟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

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周

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鄉大夫以正月之吉受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及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于王是禮乃三年正月而一行也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其君蓋亦如此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恆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以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說然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焉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疏曰校化知尚賢尊長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也德也齒也

勘記云注賓介處士賢者者下通典有也字案通典引諸經傳注往往增入也字就此篇論之如明其德各特也拜賓至此堂尊之也進

酒于賓也復西階上位也坐于席也以右手也酬之言周也賓謙不敢居堂上也不齎啐下賓也就賓南授之也下賓也長其老者也賤者禮簡也謂歌與衆聲俱作也示絜敬也以察衆也又以序相酬也此類甚多豈古本俱有也字而今本盡刪之歟凡類書徵引羣籍有刪無增此或原本如是今不能一一細校聊誌其概於此孝友睦婣任恤婣徐本作姻張氏曰案周禮姻作婣鄭氏引經多用古字若玉藻視朔視朝鄭氏引作眡周頌於穆清廟鄭氏引作肅此必不改婣爲姻案後葉行之本原非康成手迹張說殊未確受灋于司徒灋徐葛通解俱作法案灋今本錯出蓋如此云蓋下疏有亦字天下有達尊三下徐本誤作不嚴鍾俱不誤○張氏爾岐云此鄉飲酒禮有獻賓有樂賓有旅酬有無算爵樂凡四大段而禮成此下至當楣北面答拜則將飲酒之始事初謀賓戒賓次陳設次速賓迎賓拜賓凡三節方氏苞云先生鄉之致仕而教于黨庠州序者也周官黨正書德行道藝而州長考之以贊鄉大夫廢興其法必二十五家之塾歲升其秀民于黨而庠之師聚教焉是黨正所憑以書其德行道藝而待州長之考者也序之師則時會而問試省察焉是州長所憑以書其德行道藝而贊鄉大夫之興者也故三年大比鄉大夫就之而謀賓介卽周官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也古者官得其人而事無不治皆由於此韋氏協夢云賓卽所貢之一人將獻于君以賓客禮禮之因謂之賓介輔也佐也所以輔佐賓者謀賓介謂謀其孰可爲賓介也謀之未必在行禮之日蓋因記飲酒禮而追言之耳主人戒賓以下皆本日事也注云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者賈疏云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釋官云左傳有鄉正國語有鄉長韋杜皆以鄉大夫釋之則諸侯有鄉大夫矣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諸侯以大夫爲之亦當鄉置一人古者軍出于鄉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費誓魯人三

郊三遂則賈氏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之說信矣孔穎達謂諸侯三鄉卿二鄉大夫一鄉非也周禮六鄉大夫皆屬於司徒故其職曰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諸侯則使卿分掌之左傳宋二師令四鄉正晉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國語高子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是諸侯之鄉大夫統於卿也引周禮大司徒之職與鄉大夫者因諸侯卿大夫經無明文因以天子之官况之故引周禮以證而云諸侯之鄉大夫貢士于其君蓋如此云也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于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者尚書大傳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而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是注所本也云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者賈疏云據鄉貢一人其介與衆賓不貢但輔賓行禮待後年還以貢之耳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鄉送一人至君所其君簡訖仍更行鄉飲禮禮賓之于王云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以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說然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焉者此舉漢時所行鄉飲酒禮用黨正正齒位之說與此篇不同漢罷諸侯之國爲郡郡有太守而封王子母弟者仍爲國故曰郡國案漢時鄉飲酒禮今不可考建武時伏湛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郡國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至鄭君蓋尚遵而行之故據所目見以證其相異也云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者程易田云十二月大蜡乃民聚之時此篇行于正月與十二月相連亦爲民聚之時引孟子公孫丑篇文賓賢能爲尚德正齒位爲尚齒爵則連引之耳

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

戒警也告也拜

辱出拜其自屈辱至己門也請告以疏云正義曰主人戒賓張氏爾岐其所爲來之事不固辭者素所有志疏云言主人往至賓門欲相警

告非謂已戒之也至請賓方是發辭相戒耳江氏筠云賈疏云冠禮主人戒同寮同寮尊又使之加冠於子尊重之故主人先拜賓答拜此則鄉大夫尊矣賓是鄉人卑矣又將貢已宜尊敬主人故賓先拜辱案冠禮戒賓亦賓先拜主人答拜不言者以有宿賓之儀見之也果主人敬客而先拜則何以速賓賓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乎且疏於彼處已明謂與此同矣彼疏云鄉飲鄉射戒賓皆與此文不同此經文不具當依彼文爲正何得於此又爲異說也蓋緣下主人速賓賓拜送之說故耳下疏云聘禮賓至近郊使下大夫至賓館下大夫遂以賓入賓送不拜公食禮使大夫戒賓大夫還賓不拜送遂從之此獨拜送者亦是鄉大夫尊賓卑又擬貢故也下旣爲此說故牽此以就之然其說亦誤也蓋不拜送者爲從之不終事此經雖云賓及衆賓皆從之其實賓與介俱不得從主人賓之所以不從主人者緣主人速賓後更須速介也速介後雖無事然下文主人迎于門外拜賓拜介指衆賓是賓介衆賓一時同來介須挾衆賓隨賓偕行亦不得獨從主人也且公食禮疏云鄉飲鄉射戒賓遂從之而云拜辱拜送者以其主人先反不相隨故得拜辱拜送則又與此違反不知賈果以何說爲正也乃請賓敖氏曰謂致戒辭于賓也其辭卒曰請子爲賓韋氏協夢云主人明是戒賓而云請者謙遜詞主人再拜張氏曰拜其許已也盛氏世佐云賓先拜主人答拜者考士冠宿賓鄉射戒賓皆然是亦禮之常也士冠戒賓云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之拜是拜賓之許已非先拜也方其始至賓家之時仍當賓先拜彼不言者文不具耳以宿賓禮例之可見也蓋主人至賓家戒之則主人爲賓賓爲主人賓旣爲主人禮應先拜疏家誤謂冠禮主人先拜而其釋此賓先拜之故亦黏滯注云拜辱出拜其自屈辱至己門也者敖氏云拜辱卽拜迎也方氏苞云主賓往來無稱拜辱者惟此篇戒宿再言拜辱示所舉不稱恐爲舉者之辱也賓拜賜主

人報禮亦稱拜辱示功罪榮辱彼此共之也始出迎賓主各一拜既而許則主人再拜示爲國求賢之重使士進身之始卽知不可苟於自待也鄉射禮主人戒宿賓不言拜辱而賓拜賜主人答之則稱拜辱何也習射國政也以公事相戒非私禮於賓無爲稱拜辱射禮或公士爲賓則非其屬也不可不拜其辱而既有此禮卽學士爲賓亦不容異同蓋其德行道藝異日宜與賓興之選以貴下賤辭過於恭亦所以勵士節也盛氏云主人鄉大夫也賓處士也主人戒賓當如先生異爵者請見禮先生異爵者請見先見之不敢拜迎而此乃云拜辱者當賓興大典主人好善忘勢而賓亦以道自重故以處士而儼然與大夫抗禮不爲驕也案古言拜辱者以賤稱尊之辭如左傳敢拜君命之辱子以君命辱于敝邑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此類甚多以君臨臣則君爲尊臣爲卑謂之辱以賓臨主則賓爲尊主爲卑謂之辱此主人鄉大夫也賓處士也主人至賓家戒之則主人爲賓賓爲主人故爲以卑稱尊之詞而拜其自屈辱也云不固辭者素所有志者此以士相見禮固辭例之也朱子曰學成行修進仕于朝上以致君下以澤民此士之素所有志也張氏曰德業旣成欲及時而試也盛氏曰士冠禮鄉射禮于主人戒賓皆云禮辭許不聞有固辭者一辭而許爲賓之道固然此亦如其常而已以爲將貢己而固辭君子主人退賓拜辱退猶去也去又拜疏正義曰敖氏云此惡其矯也主人退賓拜辱辱者以送謝之拜辱卽拜送也拜迎拜送皆言拜辱者蓋一儀而兼二義也迎送者據己言也辱者據彼言也此經言戒賓之儀略者亦以士冠禮宿賓之儀見之也下速賓放此○程易田云注退猶去也謂主人出賓門賓送出門又拜其辱也盛氏世佐云凡賓主相見始而拜迎退而拜送禮之常也拜迎可名拜辱拜送獨不可名拜辱乎鄭君求其說而不得因有以送謝之之解疏又云將貢己宜尊敬主人是以去又拜辱以送謝之何見

之陋也夫主人之於賓卽後世之所謂舉主也所謂座主門生也古者鄉舉里選一以德行道藝爲主而進退之權在舉之者自盡其職之所當爲非以樹恩也而所舉者亦必克副其實而後應之公義重而私恩輕何僕僕而亟謝爲此說者習見漢世報舉主之厚而意之耳夫以漢世篤交念故之誼議者猶或非之況自中唐而後一蒙賞拔名曰恩門長奔競之風胎朋黨之禍其流弊可勝道哉韓子曰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其門者斯固有識者之所恥也豈先王制禮而不慮及此乎然則飲酒之明日賓鄉服拜賜何也曰謝其以禮禮己也夫禮未有見禮于人而不之謝者鄉射非貢士賓亦拜賜是己爲貢己而以送謝之私也爲貢己而明日不拜賜避嫌也避嫌亦私也此於士習官方頗有關係故不敢不辨據此論甚正但鄭君所謂以送謝之者謂謝其以禮禮己於其來拜而迎之謝其辱尊以就卑於其退拜而送之謝其秉禮以禮己仍飲酒明日賓鄉服拜賜之意彼謝於禮之成此謝於禮之始謂將貢己宜尊敬主人乃賈氏之無識非鄭意也且報舉主之厚此自漢時之陋習然如周舉之奏左雄張陵之劾梁冀仲公義以抑私情者未嘗無之況鄭君乎鄭君高尚不受朝服之徵詎至囿於時趨而以習俗之見解先王之禮經乎盛氏并詆之昧於知人之法矣 介亦如之如賓

疏

正義曰注云如戒賓也者張氏爾岐也云謂如戒賓時拜辱請許諸儀也

右謀賓戒賓

乃席賓主人介

席敷席也夙興往戒歸而敷席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

疏

正義曰注

云席敷席也者經文乃席爲句謂爲賓主人介敷席也經不言敷席面位注知之者鄉飲酒義云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

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于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于東南而坐僎于東北以輔主人也又曰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主人必居東方注本此爲說也敖氏曰席賓于戶牖闕主人于東序介于西序少牢下篇席主人于東序西面席侑于西序東面侑介之位同也方氏苞云自聘饗燕射下及冠昏賓席于戶牖之闕乃一定不移之位也下文云衆賓之席皆不屬焉鄉射記曰衆賓之席繼而西則位與賓並明矣下文又云尊兩壺于房戶之闕鄉射禮曰尊于賓席之東則尊當房戶之中賓席于戶西牖東而遵席于尊東具見矣蓋以尊爲節三賓則繼賓而西諸公與大夫則相繼而東位正相配地始可容也尊之左右旣無地可以席介自當席于西序而與主人相對矣介之位不繼于賓所以伸賓之尊也不與三賓同列又所以伸介之尊也衆賓之席皆不屬焉席衆賓於賓席之西不屬者不**疏**正義曰李氏相續也皆獨坐明其德各特也如圭云衆賓衆賓之長三人也楊氏復云鄉飲酒禮注席賓于牖前與周禮司几筵筵國賓于牖前似同而實異賓席在西北以天子諸侯室有東西房言之則室前之中爲中此乃王位設展之處自中以西便爲西北又是牖前如司几筵筵國賓于牖前是也以大夫士東房西室言之房室之閒爲中故戶西牖東西北之位家鄉國皆以爲重士冠禮于筵于戶西士昏禮婦席于戶牖闕鄉飲席于牖前鄉射賓席在于戶牖之處名雖不同皆是一義鄉飲雖是牖前亦是牖東也蓋戶西牖東正西北之賓位也士冠禮子士昏禮婦亦在此位敬禮之如賓客然所謂體于客位者也若牖前則近于西北隅矣果賓席在牖前則三賓當如鄉射記東面北上今經云衆賓之席繼而西則賓席決不

在牖前明矣雖然此特以鄭義大夫士東房西室言之也又案陳祥
道云鄉飲酒薦脯五挺出自左房鄉射記籩豆出自東房大射宰胥
薦脯醢由左房夫鄉飲鄉射大夫禮大射諸侯禮其言相類蓋言左
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諸侯同可知鄭謂大夫士
無西房恐未然也敖氏云屬連接也必不屬者爲其升降皆由下也
以是觀之則賓位在戶西牖東而當兩楹之間明矣此席亦東上凡
席皆有司設之郝氏敬云古者大饗必於宗廟廟堂後中爲室室東
爲房室與房皆有牖有戶牖皆居中戶皆在牖東皆南向故戶牖間
爲堂中賓席在焉賓所立位在堂西階上東向主席在堂東階上西
向此廟中之禮也鄉飲酒不行于廟于學宮諸館舍其位次與在廟
殊饌席皆在堂上而拜立之位仍在東西階故或退而復位進而升
席也方氏苞云鄉射禮衆賓之席繼而西彼州民習射故席相屬以
示鄉黨齒讓之風此國興賢能故不相屬以彰朝廷尊賢之義又於
此經見鄉射之賓相屬于鄉射見此衆賓之席亦繼而西也姜氏北
錫云鄉飲酒席位經無明文注蓋據鄉飲酒義而言也但鄉飲鄉射
之席賓與衆賓之席皆相繼而不屬言其遞爲位則相繼言其各爲
位則不屬二者參互推之可見非有殊禮也所以鄉射言繼而西鄉
飲言皆不屬者鄉射單以賓與衆賓言之故言繼而西而鄉飲合席
賓主人介衆賓之席凡十字爲句則賓與衆賓雖不屬而自相繼主
介一東階一西階則不相屬而亦不相繼矣而賈疏於句讀有差因
於義釋有誤乃謂賓以將貢于君有所殊別故衆賓之席不屬而不
相繼也疎矣秦氏蕙田云衆賓席于賓西南面賓長三人卽鄉飲酒
義所謂三賓也不屬者謂衆賓之席不與賓相屬所以尊賓也鄉射
主習民以禮樂故衆賓之席繼賓而西不相別異若鄉飲主於興賢
賓則賢能中尤異者故特貢之衆賓既不與於貢安得不與賓相別
注謂衆賓皆獨坐似未得經旨盛氏世佐云此節當以乃席賓三字

爲句主人介衆賓之席爲句郝氏姜氏析句俱未安經但言席賓而
 不言位面以見于鄉射禮者可參考也鄭射無介注知介席在西階
 上東面者以少牢下篇席侑之處見之也鄉射禮衆賓之席繼而西
 此則云不屬者與賢大典所以殊異賓于衆也皆者皆主人介衆賓
 也主人也介也與賓之席遠矣云皆不屬者詞雖總承而意則專主
 於衆賓也敖氏謂爲其升降皆由下姜氏謂言其遞爲位則相繼言
 其各爲位則不屬二說皆未得經意當以注疏爲正但注家誤看經
 文皆字謂衆賓皆獨坐則猶未盡也經意蓋謂主人介衆賓之席皆
 不屬於賓耳非謂衆賓各不相屬也賓是所與賢能之人故別異之
 彼衆賓者既不得與於貢則其德故相埒也焉得人人而別之乎又
 案古人宮室之制前堂後室室之東西偏曰房室與房皆有戶室又
 有牖戶在東而牖在西戶牖之閒堂之中也故古人重之室之有東
 西房者則以牖前爲賓位取其在西北也司几筵所云是也室之有
 東房而無西房者則以戶牖之閒爲賓位亦取其在西北也士冠禮
 士昏禮所云是也鄭氏謂大夫士東房西室以其私家言之也鄉飲
 酒行禮于庠鄉射于序庠序皆學舍與私家之制異安見其必無西
 房乎陳氏祥道之說極爲有據然此注又以賓席戶牖之閒而曰席
 賓牖前則鄭氏固未嘗謂其無西房也若無西房則牖前乃堂之西
 北隅賓既席于此則賓西更無容席之地不得云衆賓之席繼而西
 矣惟有西房故賓席雖在室之牖前而其西尚可以容衆賓之席也
 然則此注所云牖前與司几筵所云牖前其實無以異也楊氏因陳
 氏之言而疑鄭氏大夫士無西房之說之誤殆未明於庠序與私家
 之異歟經義聞斯錄曰注云賓席牖前不知何本或曰牖在戶西賓
 席牖前正所謂坐賓于西北也特古人賓位以戶西爲正士冠禮醺
 子筵于戶西而記云醺于客位燕禮司宮設賓席于戶西是也射義
 云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先行鄉飲酒之禮考鄉射禮席賓南面東上

注云不言于戶牖之閒此射于序序無室故不言戶牖然賓位正中
卽此可見鄉飲酒在鄉學有室賓席在戶西必然矣乃以爲牖前非
自矛盾乎揣鄭氏之意不過欲會通鄉飲酒義之文耳然鄉飲酒義
皆約略之語賓居戶牖之閒衆賓之席繼而西大勢在堂之西北卽
謂之坐賓西北奚不可者曰鄉飲酒之位似與鄉射微有不同鄉飲
賓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屬鄉射則無介衆賓之席繼而西亦其一
也鄉射賓在戶西尊在賓東遵在尊東鄉飲賓在牖前遵在戶前尊
在遵東若有諸公則大夫又在尊東鄉射言僕入序于賓東鄉飲言
席于尊東固不得以鄉射之位爲卽鄉飲之位也注說必有所受先
儒又謂賓在戶牖閒主人自阼階上望之若在西北誠如是則介正
在主人之西大夫正在主人之北何以一曰西南一曰東北邪案此
節盛氏駁郝氏姜氏析句之非竊謂盛氏亦未爲得也考注云席敷
席也則以乃席爲句賓主人介衆賓之席爲句上席言敷席下席言
其人所坐之席二席字皆總賓主人介衆賓言之皆不屬焉句亦總
承賓主人介衆賓也鄉飲不言席之面位而鄉射著之鄉射不言皆
不屬而鄉飲著之互相見也賓主人介席之不屬其事易明衆賓之
席或有疑其相屬者故注以皆獨坐明之是衆賓三
人其席亦各不屬也說者多不得其解而妄駁之

尊兩壺于房戶

閒斯禁有玄酒在西設篚于禁南東肆加二勺于兩壺

斯禁禁切地無足者玄酒

在西上也

疏

正義曰設尊之例詳見士冠禮房戶閒吳氏澄云東房

肆陳也

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閒雖主人之說而賓亦以之

酢主人也方氏苞云房戶閒東西之度鄉射禮曰尊于賓席之東則
在戶外而南北淺深之度具見矣賈疏冠醴子昏醴婦尊皆在房隱
處見其質冠醴子及鄉飲鄉射特牲少牢尊皆在顯處見其文非也
房中戶外辨于賓之親酌與否與酒醴文質何涉乎冠昏洗在北堂

故尊于房中以便事也房中北堂皆婦人所有事醴唯一舉使贊者洗酌以授賓于戶外可耳醮則三洗三酌賓皆親之使賓數出入于義中北堂則幾於瀆矣鄉飲鄉射獻酬皆在堂階自無尊于房中之房特牲少牢則尸祝賓侑主人主婦之饗豆銅羹皆陳于房而主婦宗婦贊者女賓皆立而待事故尊于戶外寧使主婦時出而酌獻即長賓長兄弟非獻尸薦俎不得主入于房戶況衆賓衆兄弟之獻酬無算而可使人酌于房中乎凡此皆禮之以義起顯著而無可疑者不可以曲義汨之斯禁有玄酒在西李氏如圭云凡尊必尚玄酒大夫尊用樹士用禁斯禁即樹也無足似樹故謂之樹士禁有足少儀曰酌者之左爲上尊尊南嚮酌者北面故西爲上也吳氏澄云斯禁一名樹長四尺廣四尺二寸深五寸無足大夫用樹士用禁北面設尊之酒在左在酒尊之西也設籩于禁南東肆李氏曰東肆者籩首在西向東陳之敖氏曰設籩于禁南其間當容人蓋酌者北面也東肆放尊之西上也凌氏釋例曰凡堂上之籩在尊南東肆堂上之籩所以實獻酬爵觶也鄉飲酒禮設籩于禁南東肆鄉射禮尊于賓席之東籩在其南東肆鄉飲酒主人獻賓坐取爵於籩降洗此堂上之籩也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籩下此堂下之籩也賓酢主人亦用此籩主人受酢畢奠爵于東序端主人酬賓坐取觶于籩亦堂上之籩也此觶賓奠于薦東不舉主人獻介仍用前東序端之奠爵獻介畢介降洗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主人實爵自酢畢奠此爵于西楹南及獻衆賓仍用此西楹南之奠爵獻衆賓畢主人始以此爵降奠于籩此則堂下之籩也鄉射主人獻賓畢奠爵于序端酬賓後即取序端之爵獻衆賓無介故也餘皆與鄉飲酒同鄉射主人獻賓坐取爵于上籩以降疏云凡取爵于籩以降者皆是上籩鄉飲酒不言上者文略也燕禮堂上不設籩雖膳籩亦在堂下也又曰鄉飲酒記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籩既獻奠于下籩注明其異器敬也如是則獻大夫

亦然上籩三爵楊氏復曰上籩爵三饌一獻賓獻遵獻工皆異爵三也主人取饌酬賓一也下籩饌四一人舉饌爲旅酬始一也司正舉饌二也二人舉饌爲無算爵始四也敖氏云上籩爵三饌一下籩饌三說與楊氏異蓋謂一人所舉之饌旅酬畢則仍奠于下籩至二人舉饌時再取之故云下籩饌三也又云既獻工則奠于上籩既獻笙則奠于下籩加二勺于兩壺敖氏云記云尊綰冪賓至徹之則此二勺皆加于冪上矣亦與祭禮微異張氏爾岐云兩壺酒與玄酒各一也斯禁以承壺玄酒在酒之西設籩貯爵在禁之南向東陳之其首在西壺各有勺以備挹酌注云斯禁禁切地無足者吳氏廷華云賈疏引玉藻大夫側尊用柎士側尊用禁注以柎爲斯禁引禮器注又以斯禁無足似柎卽所謂漸盡之名故知切地無足據此則斯禁卽柎本大夫器注以士所用之禁解大夫之斯禁則似同一無足矣疏謂鄭以大夫士雙言之者此也據特牲禮曰壺禁是禁也記則曰柎禁則又是斯禁兩說不符故彼注謂祭尚燕飫得與大夫同器不爲神戒也愚案禮器云禮有以下爲貴者天子之尊廢禁大夫士柎禁所謂廢禁者蓋合禁與斯禁並廢是尊爲最下柎雖無足然尊之下尚有柎比廢禁者爲稍上故大夫用之禁有足則又上矣故士用之所謂以下爲貴也若如此疏同名柎禁之說則混柎禁而一之既與玉藻大夫士之說不符又與禮器以下爲貴說不符若以禮器玉藻爲不足據則少牢禮曰柎特牲禮曰禁此則經之可據者不得因特牲記柎禁說遂謂禮器亦同名柎禁也況據少牢疏謂特牲用柎仍云禁蓋因彼記與經不符故曲爲合一之解若謂彼經所謂禁者其名曰禁者其實用柎記所謂柎禁者其實亦用柎而名之爲禁其說本屬牽合然可見彼記所謂柎禁者特名柎爲禁然同名柎禁之謂則其說禮器者謬矣至豐與舟之說據燕禮云公尊瓦大兩有豐形似豆疏以爲承尊之物又據司尊彝裸時虎彝雖彝皆有舟注以爲